

L'Archéologie comme discipline ? Philippe Boissinot (dir.). Paris: Seuil Editions, 2011. 332 pp.

吳秀琪 西巴黎大學史前史與技術研究室博士

儘管考古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一個學科要邁向成熟，具有對內的整合性，以及對外和其他學科的連結性，在研究主題與理論概念多元化的歷程中，必須透過學科歷史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斷釐清與反思，*L'Archéologie comme discipline?* 一書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對考古學提出深切的探索。

本書總共有14位作者，彙集了15篇文章。這些文章主要來自2007年9月14-15日於 Carcassonne 所舉辦與書名同名的學術研討會「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論文。如編者 Philippe Boissinot 所言，當初籌辦研討會的目的是討論考古學的知識論（與史學）的問題，雖然意在網羅各種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參與，仍是欠缺了哲學和自然學科（地質、物理、化學、生物）專家的共同討論。但就參與的學者來自考古學或人類學中各種不同的領域，大家嘗試以哲學的角度來反省考古學成為一門學科的過程，這樣一個研究取向不讓 Michel Foucault 專美於前。

整體來說，這些文章雖有共同關心的主題，但彼此的歧異性還不小。除了 Philippe Boissinot 和 Jean Guilaine 在本書開頭所寫的兩篇引言式文章之外，大致可將這些文章分為兩類，一類是有關考古學史或鄰近（分支）學科的討論，一類則是對考古學知識建構的方法探討。

在第一類文章中，有關考古學史的文章有三篇。Jean-Paul Demoule 寫的〈考古學的圖像與圖像的考古學〉從考古學史來談考古學的社會意象，再探討考古資料中顯現的圖像特徵和意涵。他認為一般大眾對於考古學的想像和考古學在重建過去社會運作的意圖是不一樣的，此外，圖像的歷史是由社會的歷史所創造，從過去到現在人類生產的圖像主題大致相同的事實，可反映人類的心理是一致的。

Alain Schnapp 寫的〈廢墟的感受，從古老的東方到啟蒙時代：連續與轉變〉一文，以文字資料闡述古代東方——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中國三地-對於古物的追求和想像，試圖說明西方啟蒙時代對於遺跡賦予詩意的現代性，和這些古代東方對於過去事物的情感是息息相關的。

Noël Coye寫的〈一門建構中的學科：二十世紀前半的法國史前史〉一文，以「創建」(fondation)和「現代性」(modernité)兩個概念來反思法國史前史成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他分析從1850年起，法國史前史在發展成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中，經過了不少的緊張和衝突，但這門學科的概念在20世紀上半葉成為理解史前史的適切工具，且建立起現代性。

有關鄰近或分支學科的文章有四篇。John Scheid 以〈儀式考古學。一個新的宗教史的書寫方式〉這篇文章探討了考古學對於宗教史研究的革新和貢獻。他說明建立在過去歷史學和宗教人類學對於古代宗教研究的基礎上，儀式考古學首先是對儀式地點進行調查，進而對過去的神廟和墓地做發掘，且結合動物、植物和體質考古家的工作，讓過去的儀式、獻祭、墓葬行為有更多實際的資料出現，增加討論宗教儀式的可能性。

Pierre Lemonnier 這篇〈讓人思考。物件少被處理到的一個面向〉則以一個技術民族學家的角度，來探討物件在文化和社會關係的建構上具有特別的和決定性的角色。他以新幾內亞 Anga 民族誌資料，闡述了三個《巫術的》和《儀式的》物件和一個與儀式毫無相關的物件為例子，從這些在 Anga 族群中不同群體的物件的比較討論，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知道不同群體對於物件的製造和使用有著不同的社會邏輯，即所謂不同的文化選擇。

Olivier Gosselain 所寫〈民族考古學有什麼好？〉一文，表達了他對於民族考古學方法的反思和堅持。他不諱言，民族考古學在使用類比方法時偶爾會有些錯誤的詮釋，且在選擇研究的社會群體時，往往帶有先入為主的觀念。然而，我們不能忽略民族考古學對於解釋模型的建立和當作參考資料的貢獻，當今的民族考古學正走向一門獨立的技術和物質文化研究的科學，它和其它學科可以相互對話，且幫助其他學科解決問題。

Michel Colardelle 談〈博物館在今日考古學中的角色〉一文，就現今法國的博物館和考古學之間的關係提出分析。以作者所言，博物館是一個沉思的、推廣的和展現研究結果的地點，也是一個研究的工具。而要達到這些目

標，必須要有幾個條件的配合：基礎的建檔資料、收藏品的使用方便、可隨研究進展而更新之活的收藏品、研究的結果要出版。他認為，博物館應該要重新找回自己在研究工作和文化行動中的位置，它本身具有的一些資源和潛力是不容忽視的。

第二類文章，對於整體性考古學方法論的探討。Gérard Chouquer 這篇〈關於過度發展的匯集器 (collecteur hypertrophié)〉，說明「匯集器」的概念來自社會學家 Bruno Latour，意指統一的 (rassembleuses) 和使平整的 (niveleuses) 類別，它們構成我們書寫歷史的物件或過程的起源。這些類別由現代性的特性所標記。匯集器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已有過度擴張的現象，這個現象容易以偏概全，讓資料喪失原本的意義，作者終而呼籲要對集體被定義的物件慢慢做重組的工作。

Jean-Pierre Albert 這篇〈詮釋考古學與民族誌資料的普遍性辦法〉，開宗明義就說明並不是要建立人類學的一致性，而是要探討在人類多樣化的社會和文化表達中存在的經常性和普遍性的元素。本文首先針對必然的普遍性的想法做討論；然後，提出在特別情況下的普遍性被挑戰的問題；最後，說明在不同條件下的普遍性的建立，可透過對機制的澄清、模式的建立和假設——演繹法的搭配來進行。

Wiktor Stoczkowski 這篇〈考古學的歷史對考古學家是否有用？〉，屏除考古學史提供了考古學家追尋的規則與模式的想法，主張從建構考古學知識的角度來思考考古學史的實用性問題。他提出「概念資產」(patrimoine conceptuel) 和「外界刺激」(stimuli externes) 兩個元素來論證：第一，考古學史不提供新的經驗性資料，故沒有新的外界刺激，可幫助我們好好認識概念性的遺產；第二，考古學史除了讓我們擴展學科的概念資產，更可以讓我們反省在我們思考中臣服的一些組合的機制 (mécanismes combinatoires)。

Noël Barbe 這篇〈考古學的措辭〉分析他過去一門課「考古學的訓練。爭辯、邊界和模式的轉移」的演講內容，以討論考古學和其知識的訓練制度。他的分析主軸有二：一為以「組態」(configuration) 的概念，來了解情況、人員和考驗的組合；二為揭示空間的隱喻，特別是 Michel Foucault 所定義的「定位」(emplacement) 的概念，了解點與元素之間的鄰近關係。就歸納出的四種考古學訓練組態：正規性的宣告、對於關係的書寫結果之科學性

推理的難題、物件呈現的形式的難題和定義研究物件的難題，他認為考古學的訓練確實有些孔隙存在，而參考鄰近學科的研究，在哲學的本質上並不影響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

Philippe Boissinot 這篇〈我們是如何的欠缺？一種思考考古學特殊性的方式〉整體性地反省考古學的特殊性和限制。作者特別提到，在遺址界定的問題上，考古資料的片段和欠缺常使得判斷不易；而在談論認同問題時，考古學並不能找到所謂主位（emic）的標準來做說明。這些考古學呈現的不足，提醒我們在記錄證據時，必須對概念的使用提出疑問。

Laurent Olivier 寫的〈遺址的時間和過去的記憶：關於足跡、印記和其它的隱跡紙本〉擺在本書最後一篇，他從古希臘到晚近的討論，論述考古學特別是一門透過考古遺存傾聽物質記憶症候的學科，它所要做的工作除了考古遺存之外，就是要去探究意識不到的時間。此外，要理解這個埋藏的或隱藏的記憶的重建，癥結在於對重覆機制的了解。考古學的目標是要適切地喚起過去的課題，且說明過去的「存在物」（existants）發生了些什麼。

回到書開頭的兩篇引言式文章。Philippe Boissinot 的〈實踐、物件和中介者〉，以本書彙集的文章同樣強調考古學學科的特殊性和反思考古學可知性的問題；Jean Guilaine 的〈考古學，一門學科〉一文，肯定考古學早就已經是門學科，他認為編者舉辦研討會和編輯此書的目的，只是要給考古學家一次考驗且以更嚴謹的態度來思考考古學研究的問題，而本書也確實提供了三個解決方法：忠實於資料、提供所有可能的假設和嘗試去重建欠缺的部分。

作為一本反思學科歷史及研究方法的專書而言，除了編者提到欠缺哲學和自然學科專家的共同討論外，大部分的論述都集中在建構與詮釋，儘管對於概念的討論已經提升到哲學層面並觸及跨領域的議題，但是對於考古學的技術、考古學的公共性、考古學的人才培育與知識傳遞等議題仍有所欠缺。一部分是研討會論文集的限制，另一部分則是考古學必須積極走出學科長久以來的慣習，邁向新的研討面向。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本書代表著法國考古學者對於本身學科知識建構方法的反思的一股新興力量，這樣的反思對於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以及一門學科提供更堅實的論證和學理。雖然考古學家跨界當哲學家的經驗呈顯了很多不熟練和概念使用上的生澀，但仍使我們對於到底什麼是考古學、考古學是

怎樣的一門科學、考古學所處理問題的方法和原則等等，都有更進一步的澄清和認識。